

<<红与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红与黑>>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1029

10位ISBN编号：7020071023

出版时间：1999-1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司汤达

页数：471

译者：张冠尧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红与黑>>

### 内容概要

《红与黑》主要详细内容包括了小城、市长、穷人的财产、父与子、谈判、苦闷、情有独钟、纷坛世事、乡村之夜、人穷志大、如此良宵、一次出门、镂花长袜、英国剪刀、鸡鸣、翌日、第一副市长、五驾亲临维里业、痛定国痛、匿名信、与一家之长的谈话、一八三0年的行事方式、当官的烦恼、首腐、神学院、世界或富人之所缺、初次经国、圣体瞻礼、初次提升、野心勃勃、等详细内容。

## <<红与黑>>

### 作者简介

司汤达（1783-1842），法国小说家，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最具独创性、最复杂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等。

《红与黑》是十九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文学的一座丰碑。

个人与社会间的对抗是《红与黑》的中心主题。

该书向传统习俗挑战，谴责了社会价值的虚伪。

张冠尧（1933-2002），北京大学法语系一级教授。

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主要译著有《狄德罗美学论文选》（合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司汤达的《红与黑》，莫泊桑的《陪老票友》等。

<<红与黑>>

书籍目录

告读者上卷第一章 小城第二章 市长第三章 穷人的财产第四章 父与子第五章 谈判第六章 苦闷第七章 情有独钟第八章 纷坛世事第九章 乡村之夜第十章 人穷志大第十一章 如此良宵第十二章 一次出门第十三章 缕花长袜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第十五章 鸡鸣第十六章 翌日第十七章 第一副市长第十八章 五驾亲临维里业第十九章 痛定国痛第二十章 匿名信第二十一章 与一家之长的谈话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〇年的行事方式第二十三章 当官的烦恼第二十四章 首腐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第二十六章 世界或富人之所缺第二十七章 初次经国第二十八章 圣体瞻礼第二十九章 初次提升第三十章 野心勃勃下卷第一章 田园记趣第二章 初见世面第三章 第一步第四章 侯爵府第五章 敏感的心与虔诚的贵妇第六章 说话的口气第七章 痛风病发作第八章 什么勋章使人身价百倍第九章 舞会第十章 玛格丽特王后.....

## &lt;&lt;红与黑&gt;&gt;

##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小城 将千万生灵放在一起，去掉坏的，笼子里便不那么热闹了。

霍布斯 维里业称得上是弗朗什-孔泰地区风光旖旎的一座小城。

白色的房子，尖顶红瓦，撒落在一个小山坡上。

茂密遒劲的栗子树，郁郁苍苍，随地形而逶迤起伏。

杜河在城下数百尺外流过。

城墙昔时为西班牙人所建，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

维里业北有高山屏障，该山为汝拉山支脉，每当十月寒流初袭，犬牙交错的韦拉山峰峦便白雪皑皑。

一道急流从山上飞泻而下，穿过维里业，注入杜河，驱动着许多台木锯。

锯木这种行当虽然原始，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色彩较为浓厚的大部分小城居民衣食无忧。

不过，小城之所以富足，并非由于这些木锯。

居民生活宽裕实应归功于当地所织的一种被称为缪卢兹的印花布。

自从拿破仑倒台以后，几乎家家户户的门面都翻修得焕然一新。

外地人一走进维里业，便听见震耳欲聋的机器声。

这台机器的外表十分可怕，二十个大锤被急流驱动的一个大轮举起，沉重地落下来，直砸得天摇地动。

每个大锤一天能制造出千千万万颗铁钉。  
干活的是一群美貌的妙龄女子。

她们把小铁块送到硕大无比的锤子下面。

转瞬间，铁块便变成了钉子。

这种活看起来相当艰苦，往往使初次进入法国和瑞士边界山区的外地人惊讶不置。

如果走进维里业，打听一下这家使大街上行人的耳朵几乎为之震破的漂亮工厂是谁人的产业，便会有人拉长声调回答：“那个嘛，是市长先生的。”

维里业这条大街从杜河边直达坡顶，过路人只要在街上稍事停留，十有八九会遇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神气活现，一脸忙碌的样子。

此人一露面，大家立即脱帽致敬。

他头发斑白，灰色装束，得过好几个骑士勋章。

宽宽的额头，鹰钩鼻子。

总的说来，五官还算端正。

乍一看，脸上既有小城镇市长的尊严，也有四五十岁人身上还存在的那种吸引力。

但来自巴黎的人很快便对他那种踌躇满志而又思想狭隘、墨守成规的态度产生反感。

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此人的才干只有一点，即：别人欠他的债，到期他立即追讨，而他欠别人的钱则尽量拖欠不还。

这就是维里业的市长德·雷纳先生。

他迈着庄严的步伐，横过大街，在过路人眼前消失了。

可是，如果你继续走上一百步，便会看见一所相当漂亮的房子。

透过房前的铁栅栏，可以看见一片风景优美的园林。

再往远看，地平线上便是勃艮第群山，似乎天造地设，使人大饱眼福。

面对如此景色，过路人会顿时忘却令人窒息的那种锱铢必较的铜臭气。

有人会告诉你，房子的主人是德·雷纳先生。

是他用经营巨大的制钉厂所获得的利润修建的。

房子很漂亮，全部用块石砌成，现已竣工。

据说，他的祖先是西班牙一个古老的家族，远在路易十四征服勃艮第之前便已迁来此地。

一八一五年以后，提起自己是工业家他便感到脸红，因为正是一八一五年，他夤缘当上了维里业的市长。

## &lt;&lt;红与黑&gt;&gt;

美丽的花园分为好几个部分，都有护土墙支撑，一层层往下伸展，直到杜河边上。

这也是德·雷纳先生经营钢铁业生财有道的回报。

诸位千万别指望在法国能看见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德国工业城市郊区那种别致的花园。在弗朗什-孔泰，你越是修建护土墙，越是往自己的产业上一层层地垒石头，便越有权利获得四邻的尊敬。

德·雷纳先生修满护土墙的花园之所以更受人艳羡，是因为其中的某些地块是他花重金买来的。

例如杜河边上那个锯木厂，位置特别，一走进维里业便立即引起你的注意。

你会发现房顶上竖着一块木板，用斗大的字母写着索海尔的姓氏。

而六年前该厂所在的地方，现在正在砌德·雷纳先生第四座平台花园的护土墙。

市长虽然架子大，也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央求那个脾气倔犟，很难说话的农民索海尔老头，不得不给他大把明晃晃的金路易，才使他答应把工厂迁往别处。

至于驱动木锯的那条公共河流，德·雷纳先生仗着他在巴黎的声望，终于使其改道。

这一做法是他在—八二×年大选后获得恩准的。

他在杜河下游五百尺处以四阿尔邦的土地换取了索海尔那块只有一阿尔邦的土地。

虽然从松木板生意的角度看，这个位置有利得多，但索海尔老爹——自从他发迹以后，大家就这样称呼他了——仍然巧妙地利用这位邻居急不可待的占有欲，敲了他六千法郎。

说实话，这种做法遭到了当地有识之士的批评。

有一次，那是个星期天，事情已经过去四年了，德·雷纳先生穿着市长服从教堂回来，远远看见索海尔老头带着三个儿子，看着他直笑。

这一笑使市长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吃了亏，换地的价钱本来可以便宜一些。

在维里业，如果想获得大家的尊重，要紧的是，护土墙尽可以多建，但切不可采用春天穿过汝拉山口到巴黎去的工匠们从意大利带来的方案。

因为这样的标新立异会使鲁莽的业主被左右弗朗什-孔泰地区民意的那些聪明而保守的人视为别有用心，一辈子也甩不掉这种坏名声。

事实上，这些智叟在本地实行非常讨厌的专制统治。

正因如此，凡是在共和制度下的巴黎生活过的人来到小城镇便觉得待不下去。

那种所谓的舆论，专横跋扈，无论在法国的小城镇还是美利坚合众国，都一样愚不可及。

第二章市长 先生，权势难道毫无用处？

它会给你带来蠢人的尊敬，孩童的惊讶，富人的艳羡，智者的轻蔑。

巴纳夫 在杜河数百尺之上，沿山坡有一条公众散步的林阴大道，位置极佳，是全法国最美的景点之一。

然而，每年春季，大雨滂沱，把这里冲得坑坑洼洼，无法使用，大家都深感不便。

所以修建一道巨大的护土墙便成了当务之急。

这样，对身为行政长官的德·雷纳先生来说，提高声誉的机会来了。

他认为，有必要修一道高二十二尺，长三十或四十特瓦兹的护土墙，使自己的德政万世留芳。

为了修建墙的栏杆，德·雷纳先生不得不三赴巴黎，因为前任内政部长一直极力反对维里业这项工程。

眼下，墙的栏杆已经修好，离地面足有四尺。

同时，仿佛要向所有前任或现任的部长示威似地，正在用大块石板铺面。

有多少次，我胸靠着那一块块灰得发蓝的石头，回味着前一天刚刚离开的巴黎舞会，凭栏俯视杜河的河谷！

远处，在河左岸，五六条峡谷蜿蜒曲折，目之所及，只见谷底有小溪流淌，形成层层瀑布，直泻杜河。

此地山间，阳光炎热。

每当太阳直射，过路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浓荫匝地的梧桐树下憩息。

由于土质优良，梧桐树生长迅速，枝叶绿得发蓝。

土是市长先生叫人运来垒他那道巨大的护土墙的，尽管市议会反对，他仍然把这个休憩地拓宽了六尺。

## &lt;&lt;红与黑&gt;&gt;

(虽然他是保王党人而我是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要称赞他一句),故而在他和维里业那位幸运的乞丐收容所所长华勒诺先生眼里,这座平台简直可以与圣日耳曼-昂-莱伊媲美。

这条林阴道的官名是“忠诚大道”,镌刻在一二十块大理石碑上,前在不同的地方。这样一来,德·雷纳市长又获得了一枚十字勋章。

我认为这条大街只有一个缺点或者美中不足,就是市政当局把大道旁茁壮的梧桐树修剪得太苦了,结果,树冠矮墩墩的,又圆又平,犹如菜园里的蔬菜,其实,这些树本身倒希望能长得像英国的梧桐那样亭亭华盖。

但市长的意志决定一切,因此,镇上所有的树都一年两次遭到无情的刈剪。

本地的自由派人士不无夸大地说,自从助理司铎马斯隆把修树所得据为己有已成惯例之后,官方的这位园丁就更不肯手下留情了。

这位年轻的助理司铎是几年前从贝藏松派来监视修道院长谢朗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的。

有一位曾经随军远征意大利的老外科军医,退役后来了维里业。

据市长先生说,此人既是雅各宾党人,又是波拿巴分子。

有一天他竟斗胆向市长发牢骚,说什么不应该定期将这些美丽的树木大修大剪。

“我喜欢树阴。

”由于对方是外科医生,又是荣誉勋位勋章获得者,因此德·雷纳先生以略带高傲而又不失分寸的口吻回答道,“我喜欢树阴,我叫人修剪我的树,要的就是树阴。

一棵树如果不能像有用的胡桃木那样带来收益,我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别的用处。

”在维里业,有利可图就是决定一切的座右铭。

寥寥几个字代表了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想法。

你觉得这个小城很漂亮,但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是否能够带来收益。

被周围清幽美丽的山谷所吸引而到此一游的外地人最初想象,这里的居民一定很有美感,一定会口口声声谈论他们的家乡如何美。

不能否认,他们的确大谈家乡的美,但这只是因为这种美能吸引外地人,增加客店老板的财富,然后又通过税收,给小城带来收益。

一个晴朗的秋日,德·雷纳先生挽着妻子的胳膊,在忠诚大道上散步。

妻子一面听丈夫神态严肃地谈话,一面不放心地用眼睛紧盯着三个小男孩的一举一动。

其中最大的一个约摸十一岁,常常走近石栏,看样子想爬上去。

这时候,一个温柔的声音喊出阿道夫的名字,孩子便只好放弃他大胆的念头。

德·雷纳夫人看上去有三十岁,但仍然相当漂亮。

“从巴黎来的这位要人会后悔的,”德·雷纳先生悻悻地说道,气得脸色比平常更白了,“我在宫中并非没有朋友……。

”关于外省,我真想给诸位写上二百页。

外省人说话噜苏,吞吞吐吐,很不痛快,我不忍心让诸位受这个罪,所以就免了吧。

维里业市长深恶痛绝的那位巴黎要人不是旁人,正是阿佩尔先生。

两天前,他不仅设法进入监狱和维里业的乞丐收容所,而且还去了市长和当地几位业主义务管理的济贫院。

“可是,”德·雷纳夫人怯生生地问道,“既然你廉洁奉公管理穷人的财产,那位从巴黎来的先生又能对你怎样呢?

”“他此来不过是挑毛病,然后往自由派的报纸上投稿。

”“亲爱的,这些报纸你是从来不看的呀。

”“但别人会向我们提到这些激进派的文章,使我们分心,什么正经事也干不了。

我嘛,我永远不能原谅那个本堂神甫。

”第三章穷人的财产 一位有道德而且不要阴谋的本堂神甫实在是全村之福。

弗勒里 要知道,维里业的本堂神甫虽已届八十高龄,但由于山里空气清新,仍然有着铁一般的体魄和意志。

他完全有权利随时参观监狱、济贫院,甚至乞丐收容所。

## &lt;&lt;红与黑&gt;&gt;

有人从巴黎把阿佩尔先生介绍给这位本堂神甫。

阿佩尔先生很聪明，到达这个奇特小城的时间正好是早上六点。

他立即到神甫家里去。

谢朗神甫看着法国贵族、外省最富有的财主德·拉摩尔侯爵写给他的推荐信，心中不禁沉吟。

“我年事已高，又得到此地百姓的爱戴，”他低声自言自语道，“谅他们也不敢！”

然后立即转过身来，对着那位巴黎来客，眼里闪烁着圣洁的光芒，似乎在说，尽管自己年纪大，正义的事仍然乐意去做，有点危险也不在乎。

他说：“先生，请跟我来。

但无论咱们看见什么，当着监狱看守，尤其是乞丐收容所的管事，您可千万别发表意见。

阿佩尔先生知道遇见了有心人，便跟着德高望重的神甫巡视了监狱、济贫院和收容所，提了许多问题，而且，尽管回答有点奇怪，也丝毫没有露出责备的神情。

巡视了好几个钟头以后，神甫邀请他吃午饭，他推说有几封信要与，因为他不愿过分连累这位慷慨的同伴。

三点左右，两人视察完乞丐收容所，又回到了监狱，发现身高六尺、长着一双罗圈腿的大块头监狱看守站在门口，神色张惶，本来就猥琐的脸变得更难看了。

“噢，先生，”他一看见神甫便问道，“和您在一起的这位先生不就是阿佩尔先生吗？”

“是又怎样？”

神甫问道。

“是这样的，昨天警察局长派一个警察骑马跑了整整一夜，向我下达了一道命令，不许阿佩尔先生进入监狱。

“诺瓦鲁先生，我告诉您，”神甫说道，“和我来的这位客人正是阿佩尔先生。

您是否承认，任何时候，无论白天还是夜里，我都有权进入监狱，而且愿意带什么人一起来都可以？”

“我承认，神甫先生，”监狱看守低声说道，同时垂下了头，像只怕挨棍子而不得不服从的狗

。“不过，我有老婆孩子，如果有人告发，便会被撤职，饭碗也就砸了。

“我同样也不想丢掉自己的饭碗。

慈祥的神甫又说道，他的声音越来越激动了。

“那可不一样！”

监狱看守立即回应道，“大家都知道，您有八百法郎年金，还有产业……”两天以来，大家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添枝加叶，说法各有不同，使小小的维里业沸沸扬扬，人人愤愤不平。

此刻德·雷纳先生和妻子讨论的也正是这件事。

早上，他领着乞丐收容所所长华勒诺去找神甫，表示极端不满。

谢朗神甫没有后台，完全体会到他们话里的分量。

“那好，先生们！”

我已经八十岁，就做这一带第三个被撤职的本堂神甫好了。

我在本地住了五十六年，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个小镇。

此地所有的居民都由我行洗礼。

我每天都给年轻人主持婚礼，他们老一辈的婚礼也是我主持的。

维里业是我的家。

我一看见那个外地人，心里便想：这个从巴黎来的人很可能真的是个自由派，这样的人太多了。

但对咱们的穷人和囚犯又有什么坏处呢？”

德·雷纳先生尤其是乞丐收容所所长华勒诺先生的责备越来越厉害了。

“好吧，先生们，你们叫人撤我的职好了，”老神甫声音颤抖地喊道：“我还是要住在这里的。大家都知道，四十八年前，我得过一笔遗产，是一块田地，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益，我将来就以此为生。

所以，在任职期间，先生们，我不必攒钱，也正因如此，说要撤我的职，我也不太害怕。

德·雷纳先生和他妻子琴瑟和谐，但当妻子怯生生地一再提出下面的想法，他却不知道该如何



## &lt;&lt;红与黑&gt;&gt;

回答。

妻子问：“这位从巴黎来的人能对囚犯有什么坏处呢？”

”他正想发作，忽然，他妻子惊叫了一声。

原来他的第二个儿子爬上了平台护土墙上的石栏，而且还在上面奔跑，尽管墙头比另一侧的葡萄园高出二十多尺。

德·雷纳夫人生怕把儿子吓得摔下来，不敢喊他。

孩子得意洋洋地大笑着，后来看见母亲面如土色，便跳回地上，立即挨了好一顿说。

这个小小的意外改变了夫妻谈话的内容。

“我一定要把那个锯木厂老板的儿子索海尔雇到家里来看孩子，”德·雷纳先生说，“孩子太淘气，咱们管不住了。

索海尔是个年轻教士，或者说，跟教士差不多，拉丁文很好，孩子跟着他会有长进的，因为据本堂神甫说，他性格刚强。

我给他三百法郎，管吃。

以前我对他的品德有些怀疑，因为他是那个老外科医生的心肝宝贝。

这老头儿获得过荣誉勋位勋章，借口是索海尔一家的表亲而到他们家包伙。

归根结底，此人很可能只是自由派的一个特务。

他说咱们山区的空气对他的哮喘病有好处，但却没有什么能够证实。

他参加过拿破仑在意大利的所有战役，据说当时他甚至站在帝国一边签名反对王政复辟。

这个自由派分子教索海尔的儿子拉丁文，还把随身带来的一大批书留给了他。

因此，我本来是不打算把这个木匠的儿子放在我儿子身边的，但恰恰就在我和本堂神甫闹翻的前一天，他告诉我说，索海尔的这个小子已经读了三年神学，打算将来进神学院。

因此，这孩子并非自由派，而是位拉丁语学者。

” “这样的安排还有其他好处。

”德·雷纳先生得意地看着妻子，继续说道，“华勒诺刚买了两匹漂亮的诺曼底骏马拉车，非常神气，可是他的孩子却没有家庭教师。

” “他很可能把咱们这位抢走。

” “这样说，你同意我的计划了？”

”德·雷纳先生微笑着，感谢妻子想得如此周到，“好吧，就这样决定了。

” ……

<<红与黑>>

编辑推荐

《红与黑》反映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社会打动荡，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青年典型人物于连的身上，反射出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时代青年的精神，你想了解一些吗？

你想感触以下吗？

来这里吧，进行一番畅游，一切都将清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